

聖杯記憶

銀牌

◎汪郁榮／醫學系100級學生

「我們繼續來看，至於女性的象徵符號，你應該也想像得到，剛好是顛倒的。」他在紙上畫了另一個符號。「這個符號稱之為聖爵。」

禮拜一的早晨，站在剛更新的4A^(註1)白板前，十來雙眼睛迅速瀏覽著明日的預定刀表，尤其是那幾台掛在自己這週跟的主治醫師名下的刀。我的目光很快停留在S的名字上。明早十點，第五刀房第二台，myoma，TAH^(註2)。

「我接八點半那台，你呢？」這週同team的同學轉頭問我。

「好啊，我接十點那台。」這是我來到婦科見習的第二週，我了解這意味著明日這位女性將會失去什麼，以換來什麼。

下午兩點半，我看到S的病歷簡卡已置入了16B^(註3)的小格子裡，綠色的「新進病人」塑膠片遮住了藍色原子筆寫的TAH，彷彿暗示著那不是個讓人樂見的術式。

聖杯

我稍微回想一下myoma常見的症狀，一邊把聽診器放入白袍右邊口袋，走向長廊盡頭的16號病房。敲了敲已經敞開的門，我轉向16B。不同於上週接過的三位病人，我沒有看到家屬陪在眼前這位纖弱女子的身邊。

「妳好，請問是S小姐嗎？」原本在深藍手提袋裡摸索什麼的S抬起頭來，默認地點了頭。

「我是C醫師團隊裡的一名醫師，先來向您問一些簡單的病史。」

進入臨床以來第三個月，我已經明白穿著白袍的我，可以用如此簡單的一句開場白就進入他人最隱私與忌諱談論的領域。實際上自稱為「團隊裡的一名醫師」對我而言仍是有許多不安的，我才剛通過基礎醫學國考，再順利也還要兩年才拿到醫師執照，對於臨床的一切處於嗷嗷待哺的階段，初次聽到有主治醫師稱呼自己為某某醫師時還嚇了一跳，這樣的我却要在病人面前展現自己的可信賴度，並且除非家屬或病人詢問，否則一律技巧性地隱去「見習醫師」^(註4)的前兩個字。

就和過去近三個月來我接觸過的病人一樣，S對我有問必答。我在十分鐘內知道她是出版社裡的一個會計，四十六歲，結婚十七年，有三個均是自然產的孩子，十年前診出有子宮

肌瘤，經期延長且經血過多的問題已持續兩年半，雖然沒有其他的肌瘤壓迫症狀，但最近半年經痛程度使她每逢經期至少得請兩天假，因此在醫師診斷後決定接受全子宮摘除。

四十六歲啊……這個年紀要作全子宮摘除是有點年輕，不過，她已經有作手術的indication了，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我例行性地帶上聽診器，為S作心臟和肺部的聽診，實際上憑我的經驗，除非S心房隔間真破了個大洞或是已經肺炎之類的，否則我是聽不出什麼異常的。「嗯，都很好，沒有什麼問題。」我一邊把聽診器放回口袋，一邊說出這不知道是安撫她多些還是增強自己信心多些的句子。

到這兒我可以很放心地回station打我的病歷了，醫病關係的接觸至此很讓人安心，也頗為妥當。

只是我離開前多問了一句。

「有沒有家人來陪妳？」

「我先生要大概六點多下班後才會過來。」

「禁食方面的事待會護士小姐會再告訴妳。那……對明天手術還有任何問題嗎？」

她猶豫了一下，問道：「我這個年紀作子宮切除是不是太年輕了？」

我快速地思索，避免正面回答：「嗯，因為你的症狀已經明顯地影響到生活品質，而且使用其他藥物沒有改善，所以作子宮切除會對你有幫助。」

「我知道我得做這個手術，我的意思是，呃，我先生，他一開始聽到我要把子宮切掉有點無法接受……」

「但是他應該知道你已經為這些問題困擾很久了，如果不接受手術……」

「嗯，不過他一直希望可以用別的方式改善，不要開這麼大的刀……我不知道……身體是我的，我知道要開比較好，可是他也很在乎……」

「我們的感情還算不錯，但是偶而也會吵架，我也聽過有丈夫在妻子切子宮之後改變的……」

失去子宮，即使女人自己再怎麼堅強，也難以承受最親密的人一句或許是氣頭上的話。那句話可以是暗示著「妳沒了子宮，還能算是個女人嗎」的無限多種版本。我知道她腦海裡正出現「感情變差、外遇」等字眼，而我正面對超出醫學專業知識可解的情境中。

「至少他現在是支持你的，也贊成這個手術，對吧？」她看著我，眼神裡飄忽著某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如果以後哪次吵架，他要是說了什麼，只要一句……」她苦笑了一下，我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病房裡的空氣瀰漫著尷尬的窒息。

對話的空白停格幾秒就彷彿是隔了數小時。我電光石火地想到她在出版公司工作，湧起了一個想法。

「看過達文西密碼這本書嗎？」她看著我，好似我問這個問題很唐突。實際上的確是有點突兀，我微微不安地想。

「看過，怎麼了嗎？」

「那麼……你還記得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嗎？」我在筆記本上迅速畫了一個符號，遞給她看。

她很認真地盯著頁面好一會兒。

「那本書我好久前看的了，這好像是……嗯……和女性有關的……」

「等一下，那本書是在描述……」她抬起頭望著我：「追尋聖杯的過程？」

「沒錯，」我的語氣因著S居然馬上說到了重點而有點激動，「聖杯，更正確地說是聖爵，這個符號傳達了女性生育能力，是極簡版的子宮形狀。」

「如果你的丈夫哪天真的和你有不愉快，告訴他，妳的聖杯功成身退了。」

「你有三個可愛的小孩。你的聖杯有段光榮的歷史，也給過你美好的回憶，所以她功成身退，要去休息了。妳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無庸置疑地是個美好的女性，過去是，未來也是。」

她睜大了眼睛看著我。

Cross the line?

從16號病房出來後，回到station的路上我思索著：剛剛對她說的那番話恰當嗎？在醫病關係之間我是否cross the line？甫踏入白塔第三個月，又是位於白袍階層中最基底的一員而言，我不時提醒自己不可對病人做任何保證、承諾，對於病人問起自己不清楚的事（實際上這樣的機會真是太多了）既不可給予任何明確的回答，又要掩飾自己對專業的貧乏（以免病人不再理會你），於是大量的「有可能……但不確定……」「我會再與其他醫師討論看看」「我會轉告給主治醫師」成為我必須時常使用的疲弱句型。雖然這樣的應對句型是大家大致都能接受的，甚至其實的確是應該那樣說，但是偶而無力感或是心虛什麼的仍會悄悄地浮起，在我胸口打轉。

我方才對她說的已經超出醫學的範疇，但又不是那麼單純的閒聊。我講的一番話有點像寫文章，但其實我想傳達的訊息很簡單，就是

希望她對於子宮即將離她而去這件事可以更輕鬆、更愉快地面對與接受。但是我問自己，她明天就要做手術了，是不是代表她當然已經準備好去面對了，不然你以為她乖乖躺在4A16B的病床幹嘛？要是你這番話徒增她心頭波瀾，要是這會兒她開始眷戀起她的聖杯，你這個多嘴的clerk麻煩就大了。

刀房

上週的臨床基本技能課上了安導尿管的技巧，我也在刀房看過學長姐實際操作三次，同組有同學在學長協助下親手做成功，我也很想嘗試。麻醉醫師讓病人戴上面罩，intern學長把antibiotics打進病人右上臂，病人很快就陷入昏睡。R3^(註5)學姊和兩位器械護士忙著鋪無菌單、備器械。安導尿管常是intern的工作，我一邊反覆在心裡想著放導尿管的步驟，一邊趕緊問intern學長待會可否讓我試試。學長答應了。

我拆開導尿包，望著攤開的用具，心裡猶豫著，這樣對吧？接著笨拙地平生首次戴上無菌手套，這時intern學長回頭把碘酒注滿了塑膠槽，問我怎麼沒有把導尿包外包紙塞到病人屁股下。我僵了一下：我已經戴上無菌手套，回頭做這個動作將會汙染手部，這樣要怎麼辦？在慌亂中我作了個更笨的行為：把塗了jelly的紗布塊直接置於病人打開的大腿上，而非無菌單中。此時老師刷好手走了過來，看到僵著的我，問我：「學妹，如果今天台上這個病人是你的媽媽，你會想讓clerk給她on Foley^(註6)嗎？」我呆呆地望著老師。老師把導尿的工作接手過去，向流動護士說：「aqua的。」轉頭問我和學長：「不能用酒精的碘酒，為什麼？」會刺激到黏膜，我看著護士重倒了aqua碘酒到另一個塑膠槽，心想。老師一邊on好Foley，一邊說：「不管在什麼情形，病人的

利益都要放在第一。」巨大的羞恥與愧疚感把我淹沒，雖然我可以用學長倒錯了酒精來安慰自己不是唯一犯錯的人，雖然我憑著昨天上課的記憶知道酒精要用aqua的，但是總之我在實際操作經驗零的情形下純粹地想拿這個病人來練習，老師的話瞬間讓我驚覺自己在當下那種只是想增加經驗值的心態。

我一邊退出已形成的無菌區，一邊想著自己進臨床以來，這種忘了把病人放在第一的心態以前出現過幾次。不過當老師劃第一刀，表皮微血管滲出血珠，油亮的黃澄澄脂肪透出後，我的心緒就定在眼前的手術上了。

在刀房裡除了少數情形外，clerk形同大型路障。既想看到手術情形，又要小心不要碰到任何無菌的器械鋪單，以及當上刀的老師或學長姐們要挪動位置時要趕緊向後閃。大多時候我們站在腳凳上望穿秋水，有時只能在老師或學長臂膀和頭之間的空隙瞥到紅紅黃黃的手術一角，有時就算看得清楚，對於老師籍起了什麼或在什麼上縫了一針卻是不甚了了。但是跟一台刀下來，或多或少是一定會學到些什麼的。

我看著輸尿管被識別帶標定起來，避免術中傷到。一邊回想起上禮拜第一次看到輸尿管如蚯蚓般地蠕動時，差點看傻了眼。這裡沒有時鐘的滴答聲，但是電燒的煙和suction的聲音或全場安靜等待一條神經被定位好時仍有那經由麻醉機放大的病人心跳聲提醒著我們，病人正在麻醉中度過每分每秒。

被子宮肌瘤撐大的子宮在血管被箝住後通紅得更厲害。老師和住院醫師學姊逐步把供應子宮的血管截斷，現在只剩子宮頸連著陰道。老師調整了一下intern學長手中拿的直角勾的角度：「學弟，」老師說道：「雖然你看不清楚手術的情形，但你是我們這裡最重要的人，」老師又放了一個大kelly^(註7)。「因為你保護著病人的bladder。」

像個小皮球般的子宮從腹腔中完整地取出，老師確定整個下腹腔中沒有任何地方出血後，R3學姊便開始關肚子。老師下了刀台，切開子宮，我在旁邊看著如小橘子般地myoma一個個被翻出，老師讓我戴上手套摸摸myoma的質地。這就是讓S困擾已久的根源啊，我仔細地感觸著。前一小時還安穩在S骨盆中的子宮，這會兒鮮血淋漓但靜悄悄地躺在金屬光澤的腎型盆中。「你真的是功成身退了，」隔著手術防護口罩，我無聲地對這枚子宮低語。

玫瑰

「玫瑰，」蘭登補充到：「也是希臘神話中性愛之神愛樂斯（Eros）的變位字。」「玫瑰向來就是女性性徵的首要象徵符號。在原始的女神教派中，五片花瓣代表了女性一生的五個階段——出生、月經、為人母親、停經、以及死亡。而在現代，盛開的玫瑰與女性的視覺關聯就更明顯了。」

隔天我比給S看她的子宮有多大，S笑道：「簡直是塞了個文旦在肚子裡，是不是？」我聽了S的腸音，確定她因麻醉帶來的噁心感已消退，檢視傷口復原情形，S說：「我丈夫明天下午調班了，會有空來陪我。」我腦裡轉了幾個念頭，對她笑道：「很好啊！妳一定很高興。」S神秘地笑而不語。

禮拜四下午我走進16號病房，卻看到空蕩蕩的16B病床。床邊的小櫃子上多了一個纖長的玻璃瓶，瓶裡有枝新鮮的粉紅色玫瑰靜靜綻放著，藉著床頭的燈光在一本達文西密碼封面蒙娜麗莎神秘的微笑上投了淡淡的花影。

我回過神來，正猶豫著是要等待或是離開，門口傳來細碎的腳步聲。我轉身，第一次看到S的丈夫，被攙扶著的S看到我，淺淺地笑了。

「感覺恢復得還不錯，所以我就想下床走走。」S一邊慢慢坐到床榻。

「傷口會不會不舒服？」

「還好，我想我還算年輕，手術恢復得挺快。」她俏皮地笑道。

我們的目光共同落到蒙娜麗莎的臉上。

「這本書……我那時很愛看的，好久沒翻了。」她的眼神又投向我（我知道，是因為那天的對話勾起了妳的記憶。）

「還有這朵玫瑰，」她仰起頭看著丈夫，他的手緊握著她的，彷彿擔心這朵嬌柔而又堅強的花會受到別的傷害。

「很漂亮的玫瑰，」我說。

「很漂亮。」她笑。

離開4A的女性們在人生的轉輪上往往都來到玫瑰的第四瓣上。我踏在第二瓣上向前眺望，為著來來往往都曾有過聖杯記憶的同性們致敬，那是我們一生都能互通的語言。離開16B，我感到身上的白袍多了某種重量。

在純醫學與進入醫病關係甚至介入病家心緒之間，我們不時會猶豫是否該到此為止？對親朋能夠傾力關心，披上了白袍卻反而要擔心多一句關心是否反會招致不恰當？但在一次次的互動中，所謂的界線從模糊到清晰，終將有日會因著我們的歷練與成熟再度模糊，而這樣的模糊是由於我們原本輕薄易動搖的白袍在漫長的學習中漸序注入一種穩定的重量，而將界線化為無形。

【註解】

1. 4A：成大醫院四樓A區病房，為婦科病房
2. 16B：指十六號病房的B床
3. TAH：total abdominal hysterectomy經腹部子宮全切除術
4. 見習醫師：在本醫學院醫學系大五大六為見習醫師（clerk），大七為實習醫師（intern），clerk又可稱為實習醫學生，不過一般大眾常泛稱進入臨床的醫學生為實習醫師。
5. R3：第三年的住院醫師
6. On Foley：此處指安裝導尿管
7. Kelly：止血箝的一種

【參考書目】

The Da Vinci Code達文西密碼

時報出版 原著：Dan Brown 譯：尤傳莉

備註：本文首尾二段之開頭標楷體文字均摘錄自此書。